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9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十二

山堂先生章 修婦 編輯

別集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歷代帝王受命者非上策

說史有食邊境為日久矣虞夏有山戎獫狁之患成周有昆夷玁狁之難秦築長城以設險秦驅諸戎而出塞逮漢而下種類滋蕃和之以親而不能懷之以文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強臣以是發憤王者於焉赫怒至有空天下以事夷狄奪耒耜而授干盾四海將服而中原隨弊英主所以極慮故漢武震威而捐費光武惜費而損威李牧知保塞而不議其久奉春約和親而不議其敗賈誼陳五餌而不議其貪鼂錯論三技而不議其獷班固述懷禦而不

議其強侯懲討也成而不議其守誠哉嚴尤所謂無上策者也魏晉已降羌胡猾亂或結以姻婭抗之鋒鍔謀者鮮而鬪者衆偏議多而勝筭寡其間羈縻之制無復可從夏英公文

帝王之世以伐夷狄為不得已秦漢而後以伐夷狄為當然

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何嘗聞治夷狄之事出車杖杜之詩以紓德方暴戎狄乘閒侵入詩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後厲王無道玁狁入居焦穫之間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宣王初起奮然欲討其不服不得不然故六月出師胥急而行其詩初謂薄伐玁狁以奏膚公者是也劉向自號為儒者不能知三代之意其論陳湯之功言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也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其夸大如此自以為三代莫能及如賈誼橫身匈治夷狄蓋後世所謂賢者皆不識三代之人意此所以內外擾擾中國夷狄迭為勝負如秦皇漢武王伐夷狄而無其功唐太宗雖有其功而非先王之所尚不足以為後世法也葉正則

堯舜御夷狄

堯舜得名義與權故不患夷狄

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衮之地皆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之有玁狁狄人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既狹又無利安危失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上同

周御夷狄

嚴尤以周為得中策劉歆以周為得上策

周之盛時列荒服奄五服之遠坐夷蠻於九門之外召公戒武王之受亳周公勸成王之詰兵叛則不勞師降則不釋備此劉歆所以稱其得上策也彼嚴尤不詳也彼其意以謂先王之夷狄放諸荒裔本以禽獸畜之也或臣或叛吾何事於必征哉不幸周室中微四夷交侵宣王之明命師出征亦不過驅而出諸經原而已誠以征而有功則疲民罷而無功則覆國故自古未有專征而得上策者有若

宣王之不窮兵遠討亦僅得中策所以深明周家之盛備政刑嚴武備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為最上之策可知矣然則尤之意豈有異於

覩乎宋藩史論

周漢御夷狄

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古者太平之世以臣服夷狄為驗後世強盛之時以征伐夷狄為功周人開國之初太王有狄人之患內守外禦其為常不足以自給比至武王東觀兵其德化之流行四方之夷狄無思不服越棠氏累數譯而來蓋亦其始立國之初以至於國勢既成之後其聖賢繼我脩德銷兵刷武積數百年之間是其來有限而聖人脩德以懷其外

主德也周之盛時夷狄之向化要荒之慕義然必於夷狄不已則夷狄之心終是不已故成王康王之初年承戰伐死傷之後內修政事遠夷之

臣服蓋太平之漢之初年

之事以寧內人黎世不得解甲自漢而言文景燒為有德

又若然匈奴侵寇不常文帝德既不足以攘之武又不足以勝之方

擁雲擁髀雖欲求勝而不可及其納幣結昏則又請和而不遂窘歷之後爽狄叛服不常之餘窮兵瀆討師徒死傷者無數終必不服雖然漢之事比之成周用德與用力之殊難易之辨成敗之迹已大相遼絕矣

漢則

春秋御夷狄

魯我為非追我亦非

夷狄之於中國猶陰之有陽猶君子之有小人也天之道豈以陽而廢陰人之道豈以君子而廢小人哉特使之各安其所而不能為吾之病斯足矣春秋書公會戎于唐蓋譏其戎不可會而我之會也又書云追戎于濟西譏其過侵而無備逐去而後追也宋藩史論

魯莊公不知禦夷狄之術

臣謹按春秋魯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孔子書之者蓋罪莊公禦之無術而備之不素也夫人有數口之家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

柴柵而外施陷穽以預待之矣有百金之資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
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預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過人之聰明尚能及
此也若莊公者土地不為不廣人民不為不衆而反恬不事事不慮戎
狄之為患漫而不知其來其知去也方追之於濟西而已其於禦戎狄
之術不已踈乎此其所以得罪於春秋者也[鄭氏樵曰]
秦襄公於西戎義當復讐

秦襄公始有秦國車馬器械未備而歲出師以伐西戎則疑於困民力
者而少戎之詩聖人取焉蓋西戎於秦有不共戴天之由往者秦仲之
事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吾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事雖不成
君子義之況西戎嘗伐周宣見殺幽王驪山下周平王至遷都避之以其
地封秦則襄公於戎因有君父之由雖終身伐戎死於出師蓋其心焉
此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義士大子以討賊望天下之臣子而復讐之義載
在禮經周公蓋盡心焉

漢御夷狄

武帝開西域西域不能為漢利光武絕西域匈奴亦不能為漢患

漢自武帝開西域以圖匈奴光武開王關以謝西域喜功名之士多言
開西域之功樂安靜之人亦言謝西域之利吾嘗推原其故矣言利者
則曰自武帝建置四郡隔絕西域相通之道可以斷匈奴之右臂而制
西域合從之患言害者亦曰虛中國以事夷狄民力彫弊自光武絕西
域而海內亦安樂無事雖議論不一而大要不出乎二端而已矣嗟夫
聽言之道亦以其事觀之耳秦漢隋唐所以不如三代者豈非以其治
亂之大驗而察之乎漢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茲大宛
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曷嘗籍西域之助哉甘露黃龍之間
千里賓服此亦直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
功也光武謝絕西域亦未見匈奴侵暴又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
稱臣謝絕之事豈遽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敦煌之間
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為漢利而開西域之為漢患也昭昭矣[同上]

武帝御夷狄

武帝窮兵文武所恃者祖宗之德未泯人才之用為多

孝武窮兵文武之主也承富庶之餘席治平之後不務脩德而快意於匈奴其總兵若凡十有三其分出鴈門雲中酒泉者凡二十有八其遣將提軍九十有七烏乎武帝之窮兵如此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繼以聚斂榷酤憯虐無聊當此之時海內驟然幾無復為漢矣武帝以能扶持宗社不至敗亡者蓋以文景之德在人未泯人才之用於茲為多故爾師古

宣帝御夷狄

宣帝中興不在於攘亂反正而在於兼夷狄

中國之有夷狄譬如日之有陰更盛而迭衰故其所以待之之道如何耳自昔中興之君未嘗不服夷狄而可以安中國者亦未嘗有也自高帝有百戰之勇而有白登之圍呂后臨朝而有嫚罵之書文帝務德與之和親而有火通甘泉之警武帝窮天下之力暴兵連年而終不得其要領匈奴之勢日長炎炎而漢田之當是時也匈奴畏威慴服奉珍朝賀入侍者不可勝數至於渭上之朝光前絕後三代以來絕無而僅有此固足以雪漢家之恥而信中國與夷狄迭為盛衰亦猶陰陽之消長也未有中國盛而夷狄不衰者如春秋東晉五代之時是也亦未有夷狄盛而中國不衰者如春秋東晉者亦喜屢三代之時是也故喜其為治者強其在我以弱其在彼者而已矣不必盡內務外以治其中國使中國盛而夷狄自衰爾漢武不知此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聽張騫王恢之誕計任衛青霍去病以深入蘇武幾不得脫於匈奴李陵終不免於異類久而邊儲告乏府庫憂空則任用聚斂之臣繼行慘酷之政外將無功而內將自潰民不

基命者有年矣賴宣帝興自民間知天下之疾苦信用知時務之霍光
繼以遵祖宗之故事魏相又承之以長厚之丙吉於是革苛政為愷悌
易暴亂為昇平文學法理之士莫不各精其能天然後聲教洋溢而四
海畏威所謂夷狄不可效順非孝宣專於兼夷狄也強其在我而彼不
得不弱故也同上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

漢自宣帝以前匈奴盛強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
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
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
支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改元其年單于
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懼而脩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弱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然驁不賓非組宗之治常若宣帝也特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強耳初無一毫頡於中國而宣帝所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非多事矣逐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呂東萊

禦狄之強弱無關於漢家之盛衰

漢自宣帝以前夷狄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大治及至中世而後某年款塞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告郊廟而漢日以不振夫以夷狄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夷狄之弱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夷狄也明矣寧邊 姓劉

晉宋無一定之謀策妄挑強胡我朝無先立之規謨常隨窮計

謝元淝水之役亘溫灞上之師宋武帝入燕平秦之捷皆大機會往其當時為國者靳靳自保初無長策遠筭故旋勝輒敗隨得隨失若宋文

帝元嘉中屢晉北伐既得河南未幾而魏取之最後二十七年輕信王元謨之言大舉伐魏先是童謠有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是時魏太武南下南方議者皆謂是又符堅之舉也夫何元謨退縣魏師直至瓜步所過無不殘滅朱之君臣搏手無策緣江置戍魏人凡破南兖徐梁豫青冀六州而國以大困則皆其無一定之策橫挑強魏之所置也今此虜之強比曩時之魏伯仲爾彼其雖次權詐立國大抵先立其一定之計蓋以和為戰以戰為和是虜人常用之至術也而吾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反不先立其存我而乃踏其術中可乎黃萬石止兵事

自晉以後符秦元魏諸戎及石晉之契丹近代之遼亮皆隨起隨滅天意常福華而禍夷

江左自晉分南北符秦并吞諸燕在夷狄為盛後魏始於東晉紀及齊梁又為夷狄之最盛然符秦之興止四十四年魏之興雖百有餘年自佛貍之盛說太和之衰僅七十餘年其他諸虜隨起隨滅大率不出三四十年亡高齊宇文周之盛亦不出三十年之近此上天滅虜之意

歐陽氏魏太武皆以其回山倒海之勢掃國南下而死魏宇文亦以滏都洛陵而死石晉契丹乘中華之弊迫據洛陽一旦有瓦解之禍至殺胡林而死近者遊魂遠去巢穴授首江上如出一轍此戎虜將滅不安其常之明驗也天之於虜豈有不忘之理而虜亦豈有能安中國者乎霍邊遠當世急務

秦隋御夷狄

秦之亂在於匈奴隋之亂在於高麗

高麗事本微淺不足論然隋啓之所以興亡所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盖諸胡強盛綿跨西北當始皇時天下新統一常得祕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不復計較國內虛實與民之安危盡力匈奴內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中國不得志故欲乘其富強併力除治而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其心快意其過矣固不待論然要是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至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

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及隋文帝新恰天下為一時匈奴
畏地突厥得之自稽首承順隋煬帝延遊親至突厥帳啓民奉事甚
恭執事甚謹裾此事勢雖秦皇漢武亦無所發其怒偶因高麗之使在
啓民所然而煬帝亦何嘗知高麗正欲置於度外耳緣裘矩一言遂成
此禍裘矩亦無他言但要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
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蹈萬乘至其
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
秦者在匈奴而楊元威所以亂隋者在高麗兼正則

漢帝御夷狄

冒頓在漢乃始強之時故高祖用兵雖突厥在唐正將衰之日故太宗用
兵易突厥當周隋之際最為強盛方後周北齊相距爭求助於突厥突厥當
持二國之輕重以得大利至隋中間天下一統始漸臣服及大業末隋
政亂而西北盜起爭引突厥為助雖高祖太宗亦不免資以為名以此
突厥復強與漢匈奴無異然而冒頓承三代千餘年諸胡將一之際正
是匈奴始強之時卒能為中國患謀臣猛將皆莫敢抗突厥雖強部長
將衰之勢攻太宗不勞重兵不煩累戰而其國天變見於上人心叛於
下離潰散不內屬中國則北狄附庸延陀突厥竟以此亡豈太宗之兵威
便能使突厥如此亦豈李靖李勣為將便能制之如此乃是中國自西
晉之亂向時衣冠禮樂之境天羊十居其九如此數百年當是時乃是
天道回轉復還中國突厥所以亡乃天亡也兼正則

唐太宗御夷狄

太宗征伐突厥自謂行仁義之師豈得為仁義之師

太宗不知此意反以為秦皇漢武帝窮極兵革不能致其要領而吾一
旦得之遂以為勁高前世嘗謂嚴尤謂槀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又言朕用魏證力行仁義元年水二年旱煌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咨怨三年關中大熟米斗三錢是時突厥來降蠻夷

君長皆帶刀宿衛不知此直偶然就使君臣立行仁義如何便得其效捷疾如此緣此太宗所恃以為國本者甚輕因而斥大邊境破薛延陀威高昌吐谷渾其他如龜茲焉耆窮塞之外邊蠻小夷稍有不從則遣將用兵俘取其君長蓋秦皇漢武猶是肆為無道快意用兵若太宗則直云朕行仁義其所以征伐夷狄皆是仁義之師仁義必世百年而後見其功豈為旦暮用兵之名耶 同上

太宗當以隋為鑒不當伐高麗

太宗明達見隋之所以失與已之所以得本因高麗之故當懲艾前事絕迹息意不敢復言而群臣諸將不不當以此為意就使高麗奉其土地人民請命於唐亦不可受如漢光武尚能閉玉關謝西域何者覆車之轍深可畏也然太宗之志已在平壤之下矣遂至晚年覩為事雖偃武脩文而其按劍抵掌之時不當有此此行當時想見在庭之臣亦多不以為然者魏鄭公在時太宗猶未發此意故證亦不及言及房元齡以棄死之恩苦口力諫而終不可

比親到高麗戰士馬顧鑿衣糧顧竭成敗得喪終不能克既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城之小而不能反當此之時惟元齡之言亦不敢忘矣 同上

詹太宗伐高麗謂不遺後世憂不知適所以為後世患

太宗之伐高麗也曰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後嗣因之馬盛強謀臣尊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烏乎異哉夫人君之有一國譬如人之有一身其小大肥瘠各有天性如欲增大而附益之非為無則瘦矣其益不已則死於中國而貪四夷是欲無瘦而瘦也其所以累子孫而為後世患莫大焉太宗聰明英武自其弱歲征伐無不如志故其即位猶喜驅馳海外鞭撻四夷狃於常勝故也旦以書考之西極葱嶺東至高麗南界真臘北極太漠其土地亦大矣然幸得以服而有之者幾何時哉千戈未定而大戎內興邊將外侮兩都不守萬乘播奔肅宗號為中興而大盜劇賊自擅竟亡近在宇下是以其心謀旦不能自有而區區取高麗以為不遺後世憂甚矣思之過

而計之失也 崔鵬

唐太宗一勝高麗今示臣下以為功

高麗既敗closing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省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斷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火時舊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循恩所以逞志祀臨踊躍喜於用兵如鴟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埋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雅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矜示臣下其欲不亦小哉 范祖禹

唐太宗當高麗之強而不能伐唐高宗乘高麗之弱而乃能攻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肖以無前而顓兵堅城逡巡無返何則

無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初蘇文入寇則以一李勣滅之而有餘太宗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勢敗也 張文潛

唐太宗雖意寧我所以甚我之曲而盈中國之氣

唐太宗知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館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群臣或不能通知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今頡利延陀未有可誅之大罪故奪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伐非所欲而寧負愧所以甚我之曲而盈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襲陵失擄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矣 李清臣

唐太宗引諸戎入朝適以亂華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從之河南突厥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利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實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禮弱勢分

易為鬻惻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為中國扞蔽疑
證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兼置四都督府
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都即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
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斷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者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
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使殊俗
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荷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
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唐太宗伐夷狄而矜功非可以遺後嗣

江夏王道宗征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馬至浮陽回紇冬遣
使入貢帝大喜詔曰云云泥元以降殊未前聞又為詩序曰雪恥酬百
王除凶報千古以為之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太公
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因擊而戒恐其驕也

太宗不得志於突厥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
振槁左衽之民解辮而附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
之有衣如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
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其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
治內安外而疎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
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奮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
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欲天地之間無
不養如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
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

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偃干戚修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帛布帛不興菽粟不殖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舉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舉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同上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允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撫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禁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處之與秦漢益稀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葉正則

○邊防門

江

長江

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擾長江下游而下臨吳會蓋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一都會

江陵

古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孔明以為用武之國

武昌

建湯知縣區玉刊行